

▼ 假如掉落海中，
是奋力上岸，
还是静待沉沦没顶？

▼ 假如出现伤口，
是努力治愈，
还是眼看溃烂化脓？



你我相逢在海上

渭七

著

一场陈年船难
让他们的生活分崩离析

人气作者渭七倾心打造
一段深藏在黑暗过去之中的救赎之恋

不知道我是谁时 / 爱我很简单
知道我是谁后 / 爱我很难
这样你还要坚持吗？

非虚构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你我
——
渭七——
相逢在海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我相逢在海上 / 渭七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1908-8

I. ①你… II. ①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949 号

书 名	你我相逢在海上
作 者	渭 七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黄 山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年 年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32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,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908-8
定 价	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001/

第一章
31.1289° N,
122.3156° E,
汐岛

080/

第四章
25.1189° N,
121.4708° E,
台北关渡自然公园心形湿地

027/

第二章
17.8581° S,
177.2018° E,
塔法卢阿岛

107/

第五章
17.6509° S,
149.4260° W,
塔希提波利尼西亚图拜岛

053/

第三章
20.9043° S,
165.6180° E,
多尼亚心形红树林

135/

第六章
43.1828° N,
3.9878° W,
坎塔布里亚心形森林



162/ 第七章
36.6914° N,
24.3936° E,
萨拉科尼可海滩

237/ 第十章
121.13° N,
36.26° E,
临江港

188/ 第八章
43.9787° N,
15.3846° E,
克罗地亚加勒斯恩杰克岛

266/ 第十一章
31.1289° N,
122.3156° E,
汐岛

210/ 第九章
20.3441° S,
148.1893° E,
圣灵群岛心形环礁

你 我 相 逢 在 海 上 / 目 录

第一章

31.1289° N,
122.3156° E,
沙岛

@博望侯:

2016-6-17 09:11 来自微博 weibo.com

转发网友求助，故地相识者请回答。

[图片]

@阿里萨的费尔明娜:

2016-6-17 19:20 来自 iPhone 6

汐岛，位于中国东海， 31.1289° N， 122.3156° E，面积三十五平方公里，四周环海，是一座远离群岛的孤岛。从拍摄的卫星图看，汐岛状似心形，像一颗遗落在东海之中的、孤独的心脏。

汐岛虽小，但景色极美，太阳下山时尤其美不胜收，屋顶、花树、波光，遍岛鎏金。汐岛多海鸥，海鸥有灵性，你在黄昏时上岛，会有海鸥群相迎。

车门刚关上，手机里便传来嘀的一声提示音，余汐一边对师傅报地址，一边点开微博客户端，果不其然，是“博望侯”的微博更新了。

“博望侯”是余汐在微博上关注的一位旅行博主，更准确地说，他应该是一位地理博主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从未在微博晒过自己的旅行照片或游记。他只做一件事情，那便是识图辨别位置。如果你看到一张风景照片想知道这风景的具体出处，微博@博望侯进行求助无疑是最好的办法。假使这地方冷僻到连“博望侯”本人都不认识，那也没关系，“博望侯”的微博粉丝几乎都是地理爱好者和旅行达人，总有人能认得。

今天这条微博的情况就是如此，“博望侯”转发了一位网友的求助，请粉丝们帮忙辨别。

那是一张翻拍的老旧明信片，画面是一个小小的泳装女孩子挎着救生圈站在海边望着镜头笑，不远处稀稀拉拉地立着大遮阳伞，天上飞着大群的海鸥。明信片边缘写着一行字：欢迎你到×岛来。×岛应该就是这地方的地名，但非常不幸，年代久远，明信片上这个揭示小岛身份的关键字被磨损了。

这应当是许多年前哪个海岛为发展旅游业而印制的宣传明信片，看画风，像是出自二十世纪，印刷技术拙劣，天和海是俗气胶着的蓝，女孩子的泳装是俗气凝固的红，俗气的健康，俗气的漂亮，与时下流行的文艺美和孱弱美格格不入。

可以想见，这明信片上的小岛的后来，定没有如怀着美好梦想印制这明信片的人所展望的那样。这世界上有亿万个孤岛，它们之中有很多都曾经向外面的世界发出信号，但信号大多静寂无声地沉入海底，最终，宏愿被瓦解，岛屿被遗忘，只在多年后，或许还有一张磨灭了名字的旧照片，诉说着曾努力摆脱孤独的过往。

余汐的手指在那张照片上来回滑动了很久，但最后，她还是熄灭了屏幕，闭上眼睛往后靠在椅背上。

快到目的地，余汐还是忍不住再次点开了微博。

她翻到那条微博，点进评论逐条翻阅，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激起了大家的澎湃热情，半个小时里评论已达数百条，然而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出这座岛的名字。

余汐点击“评论”，看着那空白的输入框，却又犹豫了。

正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李慕白打来了电话。这意大利佬一口滑稽而流利的普通话在她耳边狂轰滥炸：“余汐，你到了没有？他跟我说有事要出门，顶多再等你半个小时。”

余汐抬头看一眼外面，安抚李慕白：“马上就到，十分钟。”

出租车在“枫林晚”小区的大门前停下，余汐向师傅道声谢，拎着用来装猫的包下了车。

她是受李慕白所托来接猫的。李慕白领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猫，名曰浩克。前不久，他有事回意大利，便把猫托付给朋友照料，现在朋友也要出差，他是晚上的航班降落，中间刚好错开时间差，于是她临危受命，来帮他接猫，替他照看半天。

李慕白的朋友住在枫林晚七十四号楼，余汐转了半天终于找到这栋楼，按下电梯，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还好，没有超过十分钟。李慕白嘱咐过她，他这位朋友最讨厌别人不守时。

在十分钟的最后一秒，余汐伸手按响了门铃。

门被拉开，一张英俊的脸出现在眼前，余汐见惯了美男，李慕白就是一个极为英俊的欧洲帅哥，但她仍然被眼前这人惊艳了一把。

眼前的人五官英挺尚在其次，令人诧异的是，他的肤色极白。一个亚洲男人肤色白到这种境地往往难免有脂粉气的嫌疑，但这人长眉深目、鼻梁挺直，很好地中和了过白肤色带给人的阴柔之感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样好看的年轻男人，偏偏戴了一副金丝边框眼镜来挡住深邃的眼睛，头发上也打了过量的发蜡，紧贴着头皮，给他的英

俊稍稍打了折扣。

余汐在内心小小地叹息了一下，对面的男人却没有觉察到她这一番心理活动：“余小姐对吧？你好，我是周漾，请进。”

余汐跟在他身后朝里走，虽然已经被李慕白事先提醒过，但当看到浩克时，余汐还是被狠狠地震了一震。

眼前的浩克，四肢浑圆，肚腩垂地，见到有人来，艰难地扭转过肥肉层叠的脖子慵懒地看一眼，这哪里还是她半个月前见过的小奶猫的模样？

周漾弯腰把浩克抱起：“它现在有点重，你抱得动吗？用不用我帮你拎下去？”

余汐忙接过猫，稳稳地抱住：“没关系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。”

吃饱了的浩克对自己被两次易手毫不在意，自顾自地舔着爪子，余汐弯腰拉开装猫的包的拉链，把浩克塞进去。尽管李慕白已经提醒她带一个大点的包来，但浩克的体型仍旧超过了她的最大预期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她终于顶着浩克的肥臀把它推进去拉上拉链，她搓搓满手的猫毛，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：“冒昧地问一下，它现在多重？”

周漾沉默了半天，才不情不愿地铁青着脸挤出几个字：“六点五公斤。”

余汐倒吸一口凉气。

她替李慕白向周漾道了谢，又道了别，单手提着装着猫的包走出去。望着她细细瘦瘦却又脚步稳健的背影，周漾不禁有些惊叹，真是条好汉。

关上门，周漾一低头，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，他弯腰拾起来，是一本书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经典名著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看上去年头已久，八成是刚才那位余小姐装猫的时候从包里不小心掉出来的。下次托李慕白还给她就是，他随手把书放在了书架上。

作为浩克的亲爹，见到六点五公斤重的浩克，李慕白倒是淡定得多，他只是苦笑了一下：“果然……”

半个月前他把猫送去朋友家寄养的时候，浩克还是个半岁不到、体重只有四点五公斤的奶猫，虽然体重较一般同龄猫而言略有超重，但也不至于到恐怖的地步，如今半个月竟然暴涨了两公斤，余汐忍不住说：“这是吃了金坷垃吧……”

李慕白拿小鱼干逗弄着猫：“不，这是我那位朋友的天赋技能，百分百养肥一切生物。”

哈？这是什么神奇的天赋？余汐瞪大了眼睛。

见余汐感兴趣，李慕白也兴致大发地侃侃而谈起来：“真的，这真是天赋，我和周漾从幼儿园起就是同学。有一次，幼儿园搞实验教学，开辟了一块养殖园，养些什么小香猪、小白兔。小朋友们可以去给小动物喂食，周漾很喜欢其中一头小猪仔，天天跑去喂猪，还给那头猪取名叫威伯，后来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停住了，余汐问：“后来怎么了？”

李慕白耸耸肩：“没多久，当其他猪还都是小猪仔的时候，威伯长成了一头大肥猪，幼儿园这才发现被卖猪的骗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宠物小香猪。”

余汐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：“后来呢……”

李慕白沉默了片刻：“……后来因为隔壁居民投诉有味道，食堂的厨师悄悄把威伯做成了红烧肉。”

尽管觉得自己不厚道，余汐还是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，李慕白无奈地看着：“笑吧，笑吧，我知道这很好笑。不过，当年这件事情可把周漾打击惨了，他哭了一下午，后来还拉着我在他家院子里给威伯立了个衣冠冢，弄了块木头墓碑。你猜衣冠冢里埋的是什麼？”

余汐好奇：“什麼？”

李慕白揭开谜底：“是他分到的两块红烧肉！”

余汐回想了一下白天见到的那一脸社会精英模样的男人，忍不住又扑哧笑了。

笑完，她想起正事，向李慕白告假：“老板，我想请个假。”

是的，李慕白是余汐的老板，李慕白开了一家酒吧，余汐则在他的酒吧里做美人鱼表演。

听到她要请假，李慕白有些惊讶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余汐点点头：“过几天临江港不是有新船下水吗？我过去所在的舞团和这艘船签订了合同，随船进行歌舞表演，但是，有一位队员前两天摔伤了腿。船起航迫在眉睫，又不能毁约，好在他们这次在船上的表演是我在团时参与过的，团长只好找我帮忙，我只帮这一次。”

李慕白了然：“江湖救急啊，朕准了。不过，不要恋战，我们等你凯旋。”看着他的脸，余汐欲言又止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

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，她想等一等再同李慕白说。

浩克吃饱了小鱼干，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李慕白站起身来：“走，我们去前面快活一下！”

推开门，外面就是酒吧，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刻，酒吧也迎来了客流高峰，舞池里群魔乱舞，吧台处调酒师熟稔地翻弄着手里的调酒器，看到李慕白和余汐走出来，老客们纷纷同他们打招呼。余汐在吧台前坐下来叫了一杯“深水炸弹”，调酒师打趣她：“哟，今天美人鱼怎么没尾巴，终于找到海巫婆了？”

余汐啜一口冰茶，朝舞池方向瞟一眼，调笑回去：“可不是，海巫婆在那儿呢。”

舞池里，李慕白正和辣妹们贴面热舞。

烈酒入热肠，人也开始恍惚起来，余汐静静地趴在吧台上，醉眼模糊地望着这一派声色景象。

余汐每天晚上在大鱼缸里做美人鱼表演，这里人人都热情和善，大家都只把她当美人鱼看，没有人追究她的姓名和过往，如果可以，她真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里。

但是，她知道，不可以。

这个世界有七大洲、四大洋，海洋连接着陆地，海水中错落着岛屿，有喧嚣之城，也有无人之境，你可以一生疲于奔命，从此地逃到彼地，逃出人山人海，躲进山和大海里，可是，你的心永远与你同在，你无法躲开它。

突然间想起早晨那个问题，她摸出手机点开微博，找到了那条“博望侯”的微博。

评论已经累计达到五百多条，但仍旧没有人回答出这个问题。

它明明就在那里，却无人知晓。

余汐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终点开了评论框。

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如蝴蝶般翻飞，行云流水般地倾泻出了那个她在心中已经回答了千百遍问题的答案。

“汐岛，位于中国东海，31.1289° N，122.3156° E，面积三十五平方公里，四周环海，是一座远离群岛的孤岛。从拍摄的卫星图看，汐岛状似心形，像一颗遗落在东海之中的、孤独的心脏。

汐岛虽小，但景色极美，太阳下山时尤其美不胜收，屋顶、花树、波光，遍岛鎏金。汐岛多海鸥，海鸥有灵性，你在黄昏时上岛，会有海鸥群相迎。”

停了一下，她继续打字。

“明信片拍摄于2003年，用于发展汐岛旅游业，由汐岛政府设计发行，共发行一万张，但最终于汐岛旅游业无益。画上的少女，那时十四岁。”

2003，曾经多美好的光阴。

十四岁，曾经多美好的年龄。

手机滑落在吧台上，就着醉意，余汐沉沉睡去。夜渐深，酒吧里的音乐切换至柔情模式，钢琴师缓缓弹起钢琴曲，是《海上钢琴师》里那首《1900's Theme》，睡在这样的音乐中如枕波涛，余汐梦见了自己的2003。

道具都已经布置好，摄影师也已经就位，爸爸扯着嗓子喊：“汐汐，准备好了没？”

十四岁的余汐磨磨蹭蹭地从窗帘布围起的临时简易换衣间里走出来，她不停地扯着泳衣的边角，脸颊泛红。她十四岁，比同龄人发育得早，身体已经有婀娜的曲线，这样穿着紧身的泳衣暴露在镜头前，多少让她有点羞赧。

爸爸却丝毫不觉得，无论余汐多大，在他心里都是个胖手、短腿、扎小辫的小女孩。他把手里的游泳圈往她的头上一套，把她推到镜头前，咬着烟、笑咪咪地看她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来回挪动摆 pose。

摄影师——其实就是岛上照相馆的老板，指挥着余汐：“向左一点，再向右一点，向前……”

终于找准了位置，他吩咐余汐：“行，就站在这儿，不用摆什么姿势，就凭着救生圈朝镜头看，要笑，不要像陆地上城里的小姑娘那样笑得那么腼腆，要笑得灿烂点、开心点，对，就这样。”

然后，他们便开始了等待，等待太阳下山汐岛最美的那一刻。

夕阳渐渐下坠，余汐听到了翅膀扇动空气带来的气流声，摄影师呸的一声把咬在嘴角的烟蒂一吐，端起了相机。

一瞬间，大群海鸥从天空飞过，映着金色夕阳和粼粼波光，如同天使降临。

临江市东临东海，是港口城市，拥有国内吞吐量排行前三的邮轮母港临江港，每天都有数艘邮轮由此出发或停泊在此。近年来随着邮轮旅

行的日渐兴盛，进入中国的新船也越来越多，波塞冬号就是一艘来自意大利诸神邮轮公司的新船。

“诸神”是意大利的老牌邮轮公司，他们的经营范围不仅有海轮，还包括河轮，实际上“诸神”就是从河轮起家，19世纪末起，“诸神”在多瑙河上经营河轮观光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，规模早就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进入中国市场，波塞冬号是“诸神”第一艘驶进中国港口的邮轮。

新船起航自然是热闹万分，船上人流如织。波塞冬号号称是目前国内最豪华的邮轮，首航的游客自然也都非泛泛之辈。除了高价购票的普通游客，剩下的，都是一些邮轮方邀请来的客人，如“诸神”意大利总部的高管、中国分公司的高管、邮轮测评人、时尚媒体……

掷瓶礼后，波塞冬号渐渐驶离临江港，离安全演习还有一段时间，游客们三三两两聚集在八楼甲板上等待着露天欢迎仪式的开始。

今天天气很好，天朗气清，徐徐好风，甲板上小孩子们跑来跑去，热闹非凡。章锦绣脖子上挂着相机从舱房区走出来，不经意地抬头，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坐在二楼角落里的陆锦心。

陆锦心如往常一样穿着长裙，裹着薄针织外套，披散着一头长发缩在蛋形藤椅上，和周围吵闹清凉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反差。章锦绣朝她走过去：“Hi，锦心，怎么自己坐在这儿。”

突然被打扰，陆锦心受惊地缩回一直放在牙齿间咬着的手指，抬起脸看他，冲他勉强一笑。他敏锐地察觉到，她很紧张，眉目里尽是惶恐和焦躁。

章锦绣和陆锦心同为《时尚》杂志的员工，这次来船上，是因为《时尚》杂志受邀参加“波塞冬”号的首航。陆锦心进入《时尚》杂志已经有一年时间，这一年里，章锦绣见到的她始终是一副淡淡的、恹恹的模样，倒是很少见她这样。

他在陆锦心的对面坐下来，关切地问她：“身体不舒服吗，要不要喝杯水？”

陆锦心摇摇头，收了收腿，把自己缩得更小。

章锦绣讪讪的，又不放心离开，只好自己找话题，从今天的天气扯到“诸神”邮轮公司的历史，而陆锦心只是听着，时而礼貌地嗯一声作为回应。

突然间，她站了起来，下楼朝露天泳池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
原来，露天欢迎仪式要开始了，章锦绣忙不迭地跟了上去，陆锦心却越走越快，简直要跑起来。她下到一楼，伸手一层层拨开挡在前面的围观游客，径自朝着穿演出服的姑娘们走了过去，攥住一个背对着她、穿着蓝色亮片长裙姑娘的手腕，一扬手，一个响亮的耳光惊呆了所有人。

周漾对欢迎仪式不感兴趣，冬冬一上船就饿了，周漾在自助餐厅给他取了些下午茶点心，两个人坐在餐厅外泳池旁的休息区背对着泳池吃蛋糕。

直到叫骂声响起来，周漾才发现出了大事，转过头去看热闹。

他嘱咐冬冬自己乖乖地坐着不要乱跑，站起身来朝着吵闹的地方走过去，国人最爱围观，人群早已把事发中心围得水泄不通。

好在周漾长得高，他的视线越过人群落在中央，呵，原来是两个年轻女孩子打了起来。

也不对，严格来讲，是一个女游客在单方面打一位要表演的姑娘。那女游客穿着斯文，文艺得不得了，打起人来，却和泼妇没两样，一旁一个脖子上挂着相机、穿粉色紧身裤、留小胡子的男人努力拉住她：“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……”

那被打的女孩子却一声不吭，只抬手护着脸，为了表演，她穿着亮闪闪的蓝色薄纱长裙，踩着细高跟的鞋子，被推来搡去的，伶仃得像是

海浪中的一叶孤舟，楚楚可怜。

那打人的女孩子气势太盛，压倒全场，除了那看上去娘娘的、穿粉红色紧身裤的男人，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对被打的女孩儿伸出援手。

世风日下，周漾叹一口气，拨开人群打算进去施一把援手，然而，还未等他成功地抵达风暴中心，真正的救兵就到了。

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旋风似的冲进人群，一把攥住打人的女孩的手，将她牢牢地钳制在怀里，抬头冲被打的女孩儿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

听到这句“对不起”，那被打的女孩终于放下手臂，露出了一张秀丽的面孔。

周漾吃了一惊，竟然是她——那天替李慕白来自己家取猫的女孩子！

很显然，那如神兵天降的年轻人，也是认识这姑娘的，不，应该说，他们是互相认识的。两个人望着对方，谁也没有说话，那年轻人的嘴唇颤抖着，像是想说些什么，却始终说不出口，那女孩则只是痴痴地望着他，眼睛里渐渐蓄满了水光。

打人的女孩挣扎着，声音尖厉地控诉：“沈时鸥，你又骗我，说什么陪我旅行，这个杀人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们早就约好了吧，约好了在船上见面私会……”

人群里顿时一片唏嘘声，这则大新闻的原因就此浮出水面，原来又是渣男、原配和小三的经典戏码。而这小三，竟然还被原配指控为“杀人犯”！那叫沈时鸥的年轻人却没有辩驳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一把抱起挣扎不已的女朋友，转身走出了人群。

当事人三个走了两个，观众也都没有了围观的兴趣，一哄而散。周漾看着那位被打的姑娘，她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叫余汐，那本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的扉页上写着“余汐”两个字。

没有人搭理她，顶着小三和杀人犯的嫌疑，大家都对她避之不及，包括她的伙伴们。她拎着被游泳池溅出的水浸湿的裙裾伶仃地离去，周